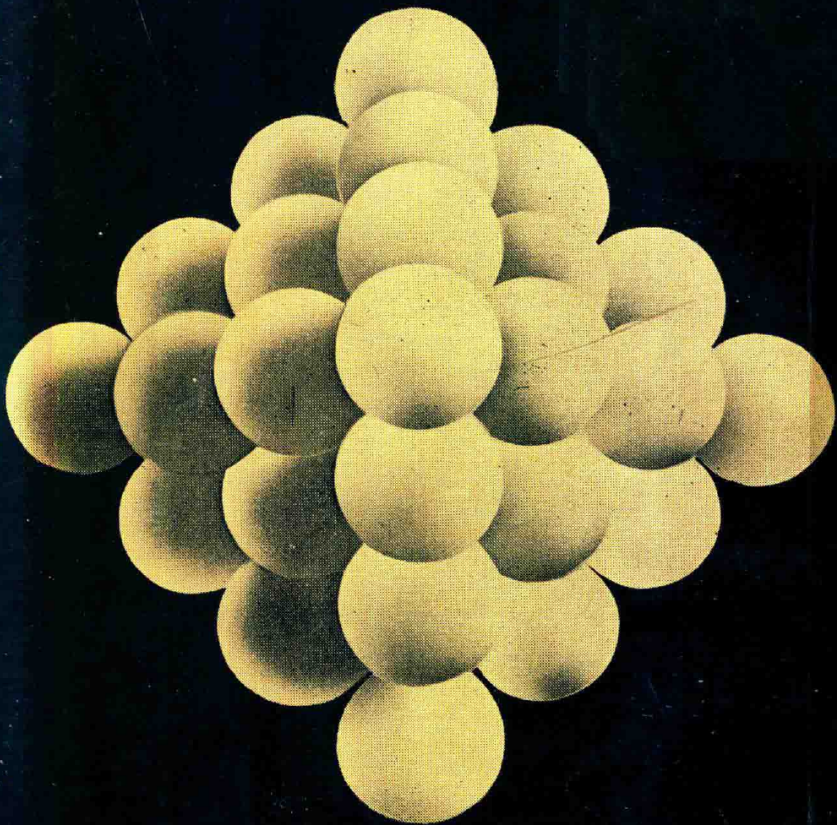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洪炎秋自選集

黎文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16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秋炎洪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洪炎秋自選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16

著作者：洪 炎 秋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華風彩色印製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西園路二段二八一巷六弄二八號

發行所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基隆路四段一四六號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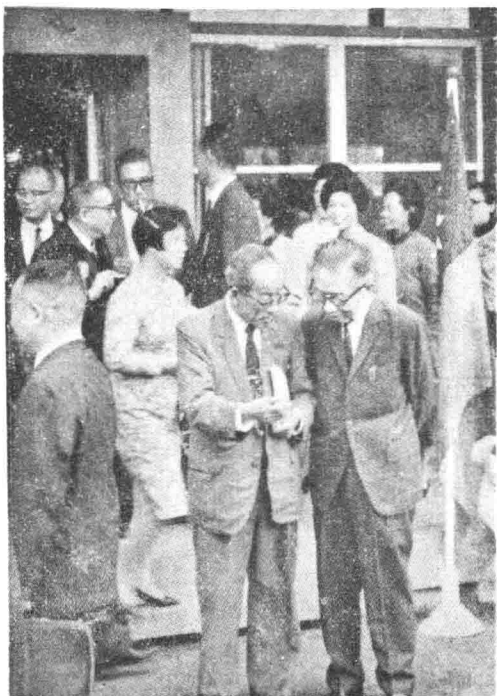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：精裝：七〇元
平裝：四〇元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初版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再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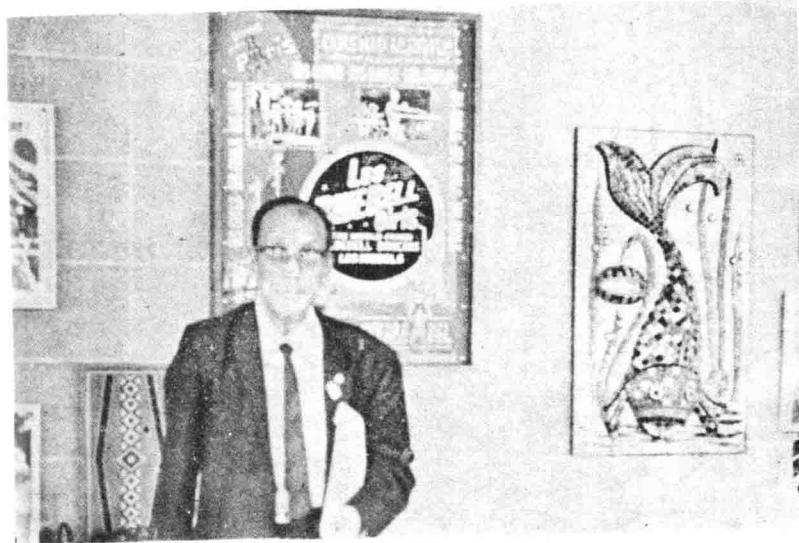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物的回憶

洪炎秋

自從呱呱墮地以來，浮沉人海七十五年，接觸過的人物，上自國家元首（由林晚村註一），學界權威，下至販夫走卒，引車賣漿之流，各式各樣的大人物、小人物，數目繁多，流品複雜，現在拿起筆來，要寫出一篇「人物的回憶」，首先跑進腦子來的，竟是兒童時代所看到的、做不足道的、一些市井中的小傢伙，而不是年長後所接觸的、上得意監的、那班廊廟上的大角色，雖然沒有勢利眼，却也感到我十分為難。不過根據西洋人的優良原則：「先到的，先受服務」，只好讓他們優先登場了。



目 錄

素描	
生活照片	
手跡	
自傳	一
閑話鮑魚	一七
童年生活的回憶	二
馭夫術	二五
談貪污	三
一葉知秋	四
也來論詩	咒

談強迫退休	一五
「尾音辨正」書後	一九三
老人的處置	一九七
也談死	二〇七
致某推事函	二二五
與楊金虎市長談婚姻	二二九
復黃楊麗燕女士	二三五
「眉庭隨筆」序	二三一
「兩性之間的困境」序	二三五
文學的科學研究法	二四一
作品書目	

教書匠的祖師爺——孔子

五

餵得他飽

六

告子敏一狀

七

御夫術 A B C D E

五

閑話語言

九

閑話文字

一〇

閑話國語

一三

閑話辭典

一三

漫談隨筆

一六

我所認識的周作人

一七

婚禮致詞

一七

從清貧談起

一七

向清富邁進

一六

閑話孟子

一七

自傳

· 傳 自 ·

我姓洪名炎秋，依照戶籍的記載，是在民國前十年十月六日（當時可用舊曆申報戶口）出生於臺灣省彰化縣鹿港鎮。出生時辰，因從記憶中被淘汰掉了，現在既沒有戶籍可憑，也沒有長輩好問，不過根據精於命理的先伯父文瑞公的推算，是個十分清高的命格，可入翰苑，每對我咨嗟惜我生不逢時，不能為祖宅豎立旗桿。如果有富於考據癖的人，對我生辰抱有興趣，想要考個水落石出，臺北命相家，到處都有，不妨前往請教，依此命格，倒果為因，也許可以推算出來，不過我自己本人，卻缺乏這個雅致。先父給我起的名，原是單單一個「樾」字，不過這個單名，除了寫在他的詩文集中以外，並不通行，通行的乃是「棧楸」兩字。用這兩字，也是出於先父一種抗日意識的表現，讓我細說端詳。因為先我兩年，先堂兄璽嘉出世，管區的日本警察來查戶

· 1 ·

口，當時會講洋涇濱日語的臺灣人，非常之少，而會寫藍青中文的日本人，卻相當地多，於是先伯父和他筆談時，就告訴他新生一子，要報戶口，日警就寫：「何名？」先伯寫：「名璽嘉」，日警拿出出生申報書，在姓名欄中填入「洪名璽嘉」四個大字，填入了後，自己看了半天，念了幾遍，總覺得不大對勁，乃又寫出：「三字名不好，改二字。」於是把最後一個「嘉」字圈掉，先伯父懾於日警的威風，不敢辯明，怕他老羞成怒，任由他去，從茲以後，這位以畫畫出名的先堂兄，大家雖然都叫他「璽嘉」，而在公文書上，卻一直以「洪名璽」通行一生；光復以後，因為手續繁雜，遵守徐復觀教授「自由人不跟官吏打交道」的聖訓，不願出入公門，瞧看戶籍吏的「晚娘面孔」，以致歿世未改。先父看到這個不學無術的日警的這一傑作，覺得又好氣又好笑，所以在我出生的時候，故意用「棧楸」兩字做名，跟他為難，讓他寫也不好寫，念也不會念。到我投考北京大學，乃改用「洪樞」為名，再去木旁，以「炎秋」為字。但是樞是個罕用字眼，每每被人誤為「樵」或「醺」。光復後回臺灣，看到民權發達，一旦祖宗有靈，保佑我得以被選為中央級民意代表，就可以富貴終身，一生吃着不盡，一字之差，必誤大事，關係重大，非同小可，於是不怕麻煩，趕緊層層呈准內政部，改名「洪炎秋」，其他一律依法廢棄，從此以後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上下四方，通用的都是「洪炎秋」這三個字了。

我是個時代的犧牲者，老輩的舊享受，絲毫不敢沾染，小輩的新玩藝，又是一竅不通，一生

過的是沙漠中乾燥無味的生活。論起學問，中學沒有學成，西學又趕不上，既沒有體，當然談不到用，只好勤以補拙，努力做事，認真教書，以賣力氣掙飯吃，至今歷時三十七年。初出校門，到河北省教育廳去當科員，過了半年，有一早晨，我因為壓了許多私信，必須裁復，不到七時就到廳裏去工作，適逢在北大教過我的張見庵廳長，大約也是因為私事上廳，看到偌大的一個教育廳，只有我一個人，一清早就在那裏埋頭苦幹，認為是可造之材，於是把我叫去，誇獎一番，說要升我股長，未及兌現，遇到沈尹默先生新任北平大學校長，又從天津把我叫回北平，免得在外奔波，我就到北平大學去擔任註冊事務，高級中學成立後，擔任過主任，又在農學院教授日文；同時還在中國、民國、華北、郁文各私立大學，講授教育學和國文。勝利時在北平擔任臺灣同鄉會會長，和天津臺灣同鄉會會長吳三連兄，共同奔走於十一戰區、救濟總署、北平行營、港口司令部各機關，為被日人徵往平津服役的三千名臺灣人回鄉的交通工具而努力。三十五年五月乃率領二百多名的軍屬，由天津坐船到上海，轉船回臺灣。回臺灣後，先受師範學院的聘書，領了一個月薪水，不等上課，就被調為臺中師範校長，三十六年遇上二二八事變，致被誣陷撤職，查明後，轉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，嗣又被推兼國語日報社社長；三十七年受聘為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，擔任國文、文學概論、和老子；也曾兼任師大、大同、銘傳各校的國文功課，八年前除掛名國語日報，哄哄小孩外，辭去一切兼職，專心伺候臺大的小姐、少爺，收入雖然減

少，卻落得一身清閑。在這漫長的歲月中，雖然遭遇過幾次世變，偶也難免有短期的失業，幸而因爲一來人緣還好，二來有備無患，所以沒有挨過一天餓。

二十六年日寇入侵，國立各校撤出北平，我被任爲農學院留平財產保管委員，於是奉命淪陷；在淪陷期間，爲要維持全家八口的生活，不得不在僞北大和僞師大教書，勝利後，清算僞教員，強者被迫走上西山，投奔「招賢館」，弱者只好閉居家中，坐以待斃。有一天，發見周口店北京人的裴文中學長到舍下來找我，說他是奉命淪陷的工學院財產保管委員，持有聘書爲證，最近纔輾轉打聽出我是農學院的財產保管委員，要我聯名控告教育部，要求洗刷，並補發八年淪陷期間的積欠。我一來聘書已失，二來回到臺灣，不愁沒有吃飯的地方，婉詞謝絕，由他自己去搞，後來聽說他贏了官司，不但獲得嘉獎，而且補領到不少的薪水。

在北平淪陷期間，僞組織的教育界的漢奸中，我和僞北大校長錢稻孫，僞教育督辦周作人都很熟悉，錢稻孫相信日本一定勝利，而且在淪陷前不很得意，一旦受到日人垂青，捧爲大學校長，自然感激涕零，甘心去當日本走狗；周作人則自始至終，認爲日本必會失敗，並且戰前已名滿全國，是文教界的風雲兒，雖然喜歡日本文化，卻非常討厭日本軍閥，他擔任僞北大文學院長，原是出於被迫，虛與委蛇，那知道一陷泥沼，就難以自拔，在僞文學院中，他姪兒豐二擔任庶務，一個竹馬老友擔任會計，兩人狼狽爲奸，虧空了一大堆公款，教育總署無法報銷，周作人

又沒有法子代賠，如再遷延下去，就要被拖入水，吃起刑事官司，所以不得不明知故犯，跳入火坑，出來擔任偽教育總署督辦，去替他們擦屁股；從這一例，可以使我們知道，同是漢奸，動機卻是各人各樣的。北平這兩位頭號的文化漢奸，我從學生時代就和他們很有來往，因為周作人的小品文，實在叫人佩服，而錢稻孫家裏所設的壽泉文庫，搜羅有關日本文化的書籍，非常豐富，不是任何圖書館所得比擬的，所以我喜歡到他們那裏去走走。淪陷八年間，他們當了偽要人，除起拉我去教書以外，從不誘引我去做偽官，更不叫我去替日本人做任何事情，使我這個深通國情，而又懂得日本語文的最有資格當漢奸的材料，能夠出污泥而不染，沒有受到絲毫的困擾，這是應該對他們深致感激的。

我現在有一子一女，都已成家立業，女兒、女婿住在臺北，雖是公教人員，卻還懂得生活之道，遇我青黃不接，每能雪中送炭；兒子、兒媳，遠寓美國，已經讓我做了一任「美國人的祖父」，雖然負擔很重，可是逢年過節，也一定或多或少，準有「美援」送來，使我生活過得滿舒服，頗有蔗境漸甘的味道。最近兒子和兒媳，屢次來信，說我兒子當工程師，年資已經升到一萬一千元，兒媳半工半讀，多少也有收入，二十五年分期付款的住宅，也夠寬大，要寄來飛機票，迎接二老去美奉養，我雖然相信他們的固有道德，根深蒂固，不致使我們「入鄉隨俗」，但為順應潮流，免成反動分子起見，於是乎君子自重，婉詞辭謝，決心堅守崗位，賴在臺大和國語日報

社，只要校長和董事會肯繼續發我聘書，我是要爲這兩個飯碗老祖，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。

我的爲人，渾身矛盾，一肚皮不合時宜。年青時候，努力要做孝子，結果卻落了個父子不和，貽憾終身；中年以後，想要盡忠國族，有所貢獻，又被先父遺傳下來的幾根硬骨頭，潛伏身中作祟，既不肯拍馬吹牛，又厭惡蠅營苟苟，自然無法爬居高位，以致滿腹「金輪」，無處施展。民國十三年從同宿舍的王盛治兄處，獲得一本第一版的三民主義，讀得興奮異常，即由王兄介紹，冒着北洋軍閥砍頭的威脅，秘密參加國民黨；等到十七年北伐成功，市黨部在舊教育部豎起招牌，公開活動，雖然去開過幾次會，以不願跟人爭權奪利，又不肯替人搖旗吶喊，在辦理登記時，故意不去登記，以致失卻黨籍，浮沈人海，永遠丟掉了發跡的機會。三十六年實施憲政，舉辦大選，臺灣沒有民社黨，選舉事務所因爲三缺一，不能成立，我受了民社黨人的擁戴，被抬出來擔任省黨部書記長，成爲選舉事務所的當然委員，選舉結束，依照協定，原可轉任省政府委員，對省政可以參加一點意見，無奈黨員無法約束，爭端已啓，所以一到國代、立委選舉事務，大功告成，我馬上登報聲明脫黨，把一個已經唾手可得的省政府委員的寶座，輕輕易易讓給顏欽賢兄去過癮。從茲以後，無黨一身輕，一直以「社會賢達」的身份，在教育界混飯吃。

我對人處事，圓滿隨和，沒有圭角，不過有人相欺太甚，使我的「勘忍袋」爆炸，也會奮起

反擊，使對方無地容身。表面一看，是個拘謹迂腐的鄉愿，相處久了，就知道我乃是個脫略形骸、玩世不恭的放浪不羈的傢伙。我能步趨聖人，「飯蔬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」但是假使有山珍海錯可吃，玉樓瓊宇好住，我也絕不會裝模作態，矯揉造作，拒不接受。我淡於名利，而表現慾卻十分強烈；拙於言詞，而又喜歡跟人彀扭。我深惡痛絕現在這個社會，卻又對它戀戀不捨，願為它的「善化」「淨化」而盡最大的努力。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我是這個矛盾時代、矛盾社會、矛盾地區、矛盾遭際，以至矛盾家庭所產生的一個充滿矛盾的畸形人；「文如其人」，所寫的文字，也是矛盾重重，畸形怪樣，只有同類項的人士纔能欣賞，正人君子看過了後，是會搖頭繃眉的。

我幼受先父嚴格的管教，五歲時就開始讀他自編的「三字經」，接讀四書，因為先母也會背誦四書和全部詩經，有她幫忙，所以進步很快，被目為神童，十一、二歲讀完四書五經、整部左傳和許多詩文選。作出詩文，勝過先父所教的那些二十來歲的大學生。十四歲時看完御批通鑑輯覽，同時閱讀瀛寰志略、萬國歷史、格致新編和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一類的書刊，使我知道許多新的事物，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化，認為新青年必須學習新學問，而學習的途徑必須從日文入手。那個時候，有蔡子昭、許嘉恩諸兄，從先父習詩文，他們年齡都大我五、六歲，可是詩文卻作不過我，所以和我結了忘年之交，大家有說有笑。他們也沒有進過日本學校，只在每天晚上，到龍